

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

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

科技与社会

科技中国

科技政策

科学人物

专题

读书评论

现在位置: 首页> 科学文化

[【小中大】](#) | [【打印】](#) | [【关闭窗口】](#) | [【PDF版查看】](#)

转载需注明出处

· 问题讨论 ·

梳理与反思：心理学科学划界“观”的别样思考^[1]

孟维杰

(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心理学科学划界“观”问题是理论心理学元理论的基本范畴,也是心理学发展、建设及未来走向的指南和航标。它构成了心理学家的视野,导致了他们能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以及容纳什么和排斥什么。心理学如何进行科学划界事关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事关心理学能否获得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的理解和对心理学划界标准的理解,反映了心理学家不同的哲学观、科学观和理智背景,折射出时代的社会文化形态,提供了理解心理学的不同视角和侧面。

关键词: 心理学 科学 划界标准

(中国分类号) N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 (2008) 02-0000-00

从历史到现在,心理学划界观一直随时代精神的演进、哲学旨趣更迭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嬗变和传承。可以说,心理学划界观是贯穿着心理学发展轨迹的一种精神、一种观念和一种灵魂。任何一位心理学家,哪怕是没有明确意识到心理学观的存在,他依旧会不自觉地追随和贯彻某种特定的心理学观。它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影响、制约和规范着心理学范围和边界、研究方法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理论构造合理性、知识体系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以及应用技术手段的适当性和限度等。所以,心理学划界观既是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哲学家论述的主题。可以说,心理学观演变直接推动心理学发展,而心理学整个学科的推进历程,也见证了心理学如何科学划界的内在演变轨迹。

一、沉思科学划界标准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中元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判断一门学科是否属于科学,必须研究科学划界标准,其理论旨趣就在于它为有关科学观、科学理论结构、科学合理性、科学进步、科学价值评判等问题的哲学反思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背景。所以,萨伽德说:“科学哲学中最重要的规范问题就是划界”^[1]。科学划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构成了科技哲学及科技史研究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科技哲学发展历程,究其质,其实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不断斗争、排斥和压制也即划界的历史。从最早提出科学划界标准的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那些科学家到以萨伽德和邦格为代表的多元划界标准所追求的多元、动态且开放的划界标准,到今天,科学划界标准依旧是见仁见智。

应该说,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科学发展史上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就划界标准而言,尽管自历史主义以来,科学哲学通常承认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但是“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并不意味着没有划界标准。从逻辑主义和波普尔的绝对标准到库恩提倡的相对主义标准,其内在清晰的发展思路已经昭示,科学划界标准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静止僵化的,更不是保守封闭的。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不同的科

学发展背景、不同的具体问题,都可能会促使科学划界标准不断衍变、传承和创新,并向新的时代语境开放,寻求对话。而相应的时代语境则向科学标准赋予特定时代精神,从而使之生成特定语境性。所以,科学划界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系统工程。它不会停滞不前,相反,科学本身发展及日益猖獗的伪科学在不断提醒该问题所面临的压力及变数。

就经验问题、事实检验问题在科学划界中的作用,无论是逻辑主义的一元绝对化标准,还是现代的多元划界标准,尽管他们所持有科学观和方法论各自有差异,但是,他们并不否认科学结论必须得到经验事实可靠检验,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每一个划界主义者的理论基石。因为他们都懂得,能否为经验证实或证伪,直接关系到一个科学命题或知识领域的存亡,科学的客观性与不证自明性也正源于此,换言之,一个科学命题或知识领域只有在经验事实的验证后,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这里就存在着这样的悖论:有些科学理论或假设,由于其前瞻性而一时无法由经验证实,可能会被认为是非科学而遭扼杀;经验由于本身感官的局限性或工具无法拓展,可能会使一些非科学堂皇地登上科学殿堂。这种循环悖论尽管无法确切解决到底是经验检验理论,还是理论解说经验这样的问题,并且,在很短时间内,这个问题还将是个问题,但是,经验(实验)的事实检验是新老划界主义者无法逾越而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者如费耶阿本德、劳丹及罗蒂等人,主张消解科学划界论,表明他们强调人类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和其他知识领域的内在关联,反对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立场来评判其他文化体系的科学沙文主义的基本态度,

这并非表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界限。无政府主义划界消解论与其说是消解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界限，是为争得其他叙事方式与科学享有同等社会地位的一种努力或尝试，不如说是到今天科学具体指称自然科学话语霸权方式与立场的一种批判和解构。

抛开科学划界所彰显的某个划界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对科学与非科学是否同属一个领域的追问，思考后便可发现，科学划界问题之所以一直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源于对科学的一种自尊心态的辩护和强势地位的继续维系。事实上，当古代思想家理解自然界最初尝试时，哲学与科学是一同发生、互相渗透在一起的。自然哲学即是当时哲学，也是当时科学^[2]。后来，当自然界中一个个领域、一个个层面及一个个问题演变成自然科学，并相继离开哲学这一母体以后，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发展成为一个统领人类实践生活领域的宏大叙事结构，也演变成成为人类利用和征服自然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强大工具，并上升和膨胀到自然界甚至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位置。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划界理论无论是一元标准还是多元标准，无非是为本就强大的科学继续“跑马圈地”，对科学话语霸权的进一步张扬，而把那些无法划归科学范畴但却关联到人类体验、直观、信念及价值等范畴的深层领域的带有“非科学”的、“形而上”色彩的叙事方式，采取了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一刀切做法，将其关在了理性王国门外。究其实质，这是科学至上的现代性意识或理念的直观再现。

二、心理学科学划界观评议

科学划界标准关涉到什么是科学的元问题。心理学科学划界标准关涉的是什么样式的心理学才是科学的元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心理学生存与立足的根本。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心理学是科学吗？如果是，它是怎样的一种科学？如果不是，那么它是什么？不可否认，今天，无论是学界内还是学界外，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根本话题，从科学划界视野，这也是人们对心理学科学划界标准的探究与追问。由于对科学理解视角不同，所处的历史社会情境不同，立足的科学发展背景和哲学基础不同，会对心理学何以成为科学以及心理学是怎样的一种科学，产生诸多声音、争论和分歧。基于上述对科学划界标准沉思，心理学划界标准也走过了一条不断衍变、传承和创新，向新的时代语境开放，并寻求对话的道路。

1. 心理学自然科学划界观。

以经验问题、事实检验为划界标准的自然科学范式在心理学领域占据着绝对优势力量。心理学研究从其科学化以来，一直运用着自然科学方法如实验法、测验法、统计法等，这是使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根本，因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支配下的心理学研究表现出客观性、验证性和系统性等特征，研究目的表现出如自然科学相同的特征：描述、解释、预测、控制、应用^[3]。此外，心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论。斯塔兹（A.W. Staats）指出，心理学统一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实证主义^[4]。实证主义的内在精神被心理学吸纳过来，对心理学的研究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早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更是巨大，从而推动了心理学自然科学化历程，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研究传统，演变成成为今天现代主流心理学。加拿大心理学家Kich E. Stanovich坚持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他认为，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行为学科，其一，在于心理学研究所得的有关行为结论是从科学实证中得来；其二，是心理学的实际应用都源于科学方法；最后，他提出心理学之所以为心理学，就是一门以数据为根基的行为科学^[5]。金（U. Kim）和伯利（J.W. Berry）则认为“心理学严格地依附于自然科学传统，这种依附取之于当时的自然科学精神，从而将其继承过来，也使自身散发着自然科学的味道”^[6]。

应该说，对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解无论是在1879年以来的一百余年间发展历程中，还是在当代，无论是西方还是在我国，从当初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到今天的认知心理学，都拥有着优势的话语权，并在这种理念的推动和支配下，不断地促进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建设，开拓着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正如荆其诚先生在分析了当前的时代精神后指出：“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受益于生物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又受益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人文科学。心理学受时代精神或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同时，它也与周围的科学观念进行着频繁的碰撞，时代精神对心理学影响最显著地体现在心理学主流理论构建上”，“心理学尽管与其他学科交融大大增多了，但仍不失为一门独立科学”^[7]。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划界观把握和领略到了自然科学精神，试图凭借自然科学精神为心理学披上科学的合法外衣，这在当时，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心理学顺应时代精神召唤而做出的积极应对。但是，心理学自然科学研究模式一直面临着这样的质疑与追问：只看到心理学观照着人类心理的客观性、生物性和遗传性特征，而忽视了人类心理的主观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只看到人类心理行为须以物理语言来精确描述，而忽略了人类心理也需要“理解”之镜来洞察，割断了人类心理与历史文化背景之间关联。这是现代心理学无可回避的最为棘手问题之一。

2. 心理学人文科学划界观。

以人文科学范式为心理学科学划界标准的思想在西方主要以存在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代表。他们主张，人不仅仅是生物性存在，也是社会文化存在。人的心理不仅具有遗传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所以，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反对科学心理学以逻辑分析、客观数据和精致的实验设计贯穿和支持整个心理学研究带来心理现象形式化、凝固化、简约化和平面化研究，主张以诸如个案研究、个别访谈、人物传记等质化研究方法来实现对人的“解读”。质化研究是理解人的现场研究，一般以参与观察、无结构访谈或深度访谈来收集资料^[8]。维果茨基就认为，实证方法只是触及到人类心理表层而无法揭示人类心理深层结构。所以，质化研究方法在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那里，具有“提供系统描述和分析不同语境下心理现象意义结构的便利”^[9]。人文科学取向心理学是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为哲学基础。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其中主题是人的自由、选择和价值，将人的自我实现和潜能发挥视为人存在的根本目的。心理学需要科学概念扩展，以便能有效研究心理现象。同时需要某种哲学为这种扩展提供合法说明，现象学正是能够提供这种合法性说明哲学^[10]。伍麟博士也主张心理学是一门人文科学。他认为心理学应以追求人文科学取向为主。心理现象不是演绎而来，人是具体、活生生的可以直接体验、反思和直觉到的。心理学任务是描述鲜活经验的直接给予当代意向性，而不是通过假设建构外在原因去解释。坚持建设一门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根本目的是真正实现心理学研究人之为人的全部心理经验^[11]。

将心理学视为人文科学，既是对心理学自然科学取向的一种反抗与试图超越，期望着能为心理学发展打通一条不同于自然科学取向的道路，开辟出解读人类自身的独特视角。“世界蕴含着人，人也蕴含着他的‘此在世界’”，存在一现象学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对人与世界一体强调^[12]。但是，由于哲学观和方法论局限，决定了这种取向的心理学还无法真正将现实的“人”从科学世界之中找寻回来。现象学还原的思维方式根本目的在于苦苦追问人背后抽象的、单一的、纯粹的“人”的本质，这是另外层面的“人”的抽象化^[13]，这种局限是注定的。另外，如何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中的精神内核“移植”或融汇到心理学中，也是人文心理学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难题^[14]。

3. 心理学边缘科学划界观。

以边缘科学范式为心理学科学划界划界标准的理念以车文博先生为代表。他在系统考察心理学自然科学性质与人文科学性质以后，发现这两种视角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心理学本真面目。于是，他提出了心理学是边缘科学的命题：“从人的心理主体、心理器官（脑）、心理内容、心理过程的性质及心理规律的双重制约来看，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或边缘学科）。目前，无充分理由说明心理学作为中间科学应偏向哪一边。至于不同分支因研究的具体方面不同，有的可作为社会科学来

研究,有的可作为自然科学来研究”[15]。在车文博先生看来,尽管心理学基本是属于人的精神科学范畴,但却不宜简单地划归到人文科学。同样,划归到自然科学更是不合时宜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便属于社会科学,而神经生理心理学则属于自然科学。所以,他强调“我们还应该坚持心理学是中间科学定向”。应该说,视心理学为交叉科学或边缘科学的观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有着相当的市场,以较为宽泛的理论视野和较为深刻的洞察力,对于解读心理学有着一定的合理性,既看到了心理学人文性质一面,也看到了心理学自然科学性质一面。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性质整合起来观照心理学,也就是说,该如何解读边缘学科性质,却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正如吉尔吉所说:“大写的科学必须包括两个方面: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思想预设是自然现象和与人相关现象有着不同地方,必然需要发展不同上述二者范式,而这种范式却不仅仅把二者机械地揉和在一起就万事大吉了”[16]。

4. 心理学文化划界观。

心理学文化划界观是以西方现代心理学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为代表,试图以文化为“镜”来认识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格根(K.J. Gergen)指出了自然科学性质的心理学缺陷。因为人的心理是社会文化产物,随时间、地点、文化背景及历史语境不同而不同,缺少一定的稳定性,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研究模式是值得深思的[17]。塞姆森(E.E. Sampson)也认为,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式应向文化模式转变,心理学界本应为文化取向的科学[18]。心理学家维亚(U. Vindhya)也指出,心理学的主要思想与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不会在真空中产生,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具有意义。心理学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文化性质[19]。谈到心理学文化转向,就不能绕过前苏联心理学维果茨基(Vygotsky, L.S.)。他在积极的人—积极的环境这一系统中,发明和构建了第三因素即作为中介的文化符号,由此,使得系统中的两端因素实现相互作用。“符号的使用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完全新型的特殊的行为结构,挣脱了生理发展束缚,首次创造了新型的以文化为基础的心理过程,并将心理学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和框架中来理解”[20]。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复兴和唤醒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文化意识,促使学界开始反思和追问主流心理学的实证取向,推动了心理学文化性质的深入理解,也成为了近日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的思想源流之一。

关于心理学是否具有文化性质,心理学研究是否应该涉及文化问题和如何能涉及到文化问题,人类心理之于文化,文化之于心理学之间关系到底如何把握等等,这些都是有关心理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关键问题。心理学界至今依旧在文化转向的理论层面宏观探讨和思索,鲜有对心理学文化转向内在深层机理的具体挖掘和梳理。所以,心理学者所关涉的心理学“文化”层面的命题,在突出了心理学方法论意义之余,还缺失一定的说服力和深刻性。另外,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心理学,还只是将心理学与文化分离开来讨论,文化并没有成为解读心理学的一种框架或直接背景,文化只是作为一种标签存在。尽管心理学文化转向思潮在浓郁的科学主义氛围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拓宽了心理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心理学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于反思和重构心理学,具有重要价值,但是,由于现代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和制约,在回答和理解“心理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和重建心理学上,还是有相当难度[21]。

5. 其他心理学科学划界观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以Seligman和Csikszentmihalyi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势头渐进,矛头直指近一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他们所认为的消极心理学模式。他们主张心理学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人类消极品质的关注,还应该关注促进个人与社会发展,如何帮助人们走向幸福,使儿童健康成长,家庭幸福,公众称心如意。心理学理应是研究人类优点的学科,研究人类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22]。这是西方心理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对其认识上有了重大改变,看到了心理学另外的“积极品质”。

此外,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先生提出“心理学是超科学”的观点[23]。他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超科学,即心理学是“超科学的科学”。他强调,心理学是一门科学,但与其他科学相比,心理学又是不一样的科学,因为在依靠自然科学研究解决了人类生存问题之后,事关人类福祉的心理科学研究,必须依靠心理学。这是中国学者很深刻地将心理学价值与人类心灵幸福背景联系起来,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心理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张春兴并没有就该命题的内在立论依据和提出的合理性作深入探讨。蔡笑岳和于龙提出了“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另类科学”主张[24]。他们将心理学定位于综合性“人学”,在考察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知识形式的“另类性”后,指出心理学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人文科学,更不同于社会科学,而是一门特殊学问。从其应用价值讲,既有“工具性”,又有“非工具性”,从其知识形态讲,既是科学又是文化,从其科学角度讲,既是“硬科学”,又是“软科学”。

三、关于心理学科学划界“观”的思索

心理学如何科学划界,如何理解心理学本身问题是心理学理论建设根本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视角,直接关涉到心理学者持有怎样的科学观、怎样的心理观以及怎样的哲学观,这是事关心理学将会获得怎样发展和面临着发展到怎样程度的问题。纵观中外心理学家对心理学不同理解和对心理学划界标准理解,可谓见仁见智,无不反映了心理学家不同的哲学观、科学观和理智背景,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形态,提供了理解心理学的不同视角和侧面。尽管各自观点和划界标准可能会因为时代精神、哲学观、方法论等方面局限而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在丰富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和取向,推动心理学自身建设和发展,开辟心理学研究领域,拓宽心理学研究视野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价值。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问题就在于,在对心理学性质的理解上,每一种观点和和划界标准都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了批判和反对另一方观点的立场上。这样,这些观点在表达的时候,要么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只关注和论证自己所持观点的合理性而反对和批驳对方观点的局限性,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化;要么是外在于心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心理学,关注焦点只是停留于心理学表层,被心理学某一特征遮住了进一步洞察的视线,试图以偏概全地来认识和概括心理学全貌,研究视野注定是有局限的。并且,上述观点不约而同地忽视了科学划界标准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性,也就无法顾及到相应的时代语境会向科学标准赋予特定时代精神,从而使之生成特定语境性。即便是近来关于心理学文化性质的探讨,也是以分析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文化特性的“日常性观念”为前提,没有考虑到人类心理对于文化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文化之于心理学而言,到底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考虑到文化形成离不开mind的时候,这种单向度的、纯粹的文化决定论,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25]。换言之,这是将“心理学文化性质”的命题奠基于对文化与人类心理、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考证还不明晰的基础上。

心理学至今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科学划界标准。那么,要想对心理学有一全面和整体的认识和理解,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来审视和考察心理学呢?这是一个当代心理学者必须要面对并需要回答的问题。很清楚,心理学科学划界的发展历史表明,一方面,这个问题之所以一直是心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源于对科学的一种自尊心态的辩护和强势地位的继续维系,是对心理学中的科学话语霸权进一步张扬;另一方面,心理学科学划界观也强调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和其他知识领域的内在关联,反对仅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立场来评判其他文化体系的科学沙文主义的基本态度,是对今天科学具体指称自然科学话语霸权方式与立场的一种批判和解构。因此,心理学科学划界标准之间的纷争、歧义和传承历史,也是对科学本身命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历史,更是从根本上回答“心理学是什么”和“心理学何以可能”这一牵涉到心理学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

深层次思索的历史。对心理学科学划界问题的沉思永远不会停止，它会随着人们对心理学本身命题的思索而渐渐深化和深邃，并使之向新的时代语境开放，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P. Thagard, *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 the MIT Press, 1988, p.157
- [2]刘大椿.科学哲学[M].人民出版社, 1998, p.2
- [3]张春兴.论心理学发展困境与出路[J].心理科学, 2002, 5
- [4]A.W. Staats, Unified Positivism and Unification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1, Vol46, p.9
- [5]E. Keith Stanovich, 范照等译.与“众”不同的心理学[M].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pp.17-18
- [6]Kim.U & Berry.J.W,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M].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7]荆其诚, 张航.时代精神与当代心理学[J].心理科学进展, 2005, 2
- [8]R.G Burges,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to Field Research*[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4
- [9]C. Ratner, *Culture Psychology and Qualitative Methodology*[M].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7
- [10]A. Giorgi, *Exist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ies as Grounding for person-Centred Science*[C].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casional Paper .1993, pp.3-4
- [11]伍麟.作为人文科学的心理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 7
- [12]A. Giorgi, Psychology: Human Science[J].*Social Research*, 1969, 36, pp.242-246
- [13]F.J. Wertz, The Role of Humanistic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J].*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8, 38(1), pp.51-53
- [14]伍麟.心理学人文取向[J].西北师大学报, 2003, 6
- [15]车文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纲)[J].心理学探新, 1991, 3
- [16]A. Giorgi,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Rethink Psychology*[M].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5, 2
- [17]K.J. Gergen, 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3, 26(2), pp.309-320
- [18]E.E. Sampson,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social values: wanted-a scientific revolu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8, 36, pp.1332-1340
- [19]U. Vindhya, Feminist challenge to psychology[J].*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1998, 10(1), pp.66-78
- [20]J. Mari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S. Vygotsky*[M].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1998, Volume 5, p.115
- [21]孟维杰.从心理学文化转向到心理学文化品性探寻[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 1
- [22]M.E.P. Seligman & M. Csikszentmihalyi,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 55 (1), pp.5-14
- [23]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台湾东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1, pp.7-8
- [24]蔡笑岳, 于龙.心理学: 研究人的另类科学——对心理学性质的再认识[J].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 5
- [25]熊哲宏.“模块心理学”的挑战: 反“文化心理学观”[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7

(责任编辑 孟建伟)

(作者简介) 孟维杰 (1973—) 男, 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方向研究。



Copyright 2001 - 2009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 邮编: 100190

电话: (010)-57552555